



史書大紀

夷

黎州諸蠻

邛州諸蠻

叙州三路蠻

施州蠻

吐蕃



黎州諸蠻凡十二種曰山後兩林蠻在州南七日程曰邛  
部州在州東南十二日程曰風琶蠻在州西南一千一百  
里曰保塞蠻在州西南三百里曰亦部落蠻在州西百里  
曰西著蠻在州西三百里曰烏家蠻在州東南千里曰阿  
宗蠻在州西南二日程凡風琶兩林邛部皆謂之東蠻其  
餘小蠻各分隸焉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  
亡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  
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自有傳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  
故其酋長號都鬼主後唐始來貢開寶二年勿兒遣部落以狀  
白黎州來朝賜以器幣由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



程至雋州雋州今廢空城中但有浮圖一又二程至建昌

城又十七程至雲南六年懷化將軍勿尼等六十餘人來

貢詔以勿尼為歸德將軍二年下詔曰山後兩林蛮主歸

德將軍勿尼懷化將軍勿兒等克慕声名遠脩戢貢並增

環衛之秋俾為夷落之榮勿尼可特授歸德將軍勿兒可

特授懷化大將軍

邛部州蛮亦曰大路亦曰勿鄧居漢越雋郡會無縣地其

酋自長稱百蛮都鬼主開寶三年都鬼主阿伏入貢六年阿伏與

山後兩林蛮勿兒言語相失勿兒率兵侵邛部州頗俘殺

部落黎州以聞並賜詔慰諭令各守封疆勿相侵犯雍熙二年

都鬼主諾驅目部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詔增給

其值諾驅令譯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馬以中市至道元年西川

亂王繼恩討平之遣嘉州牙校使諾驅復請朝覲通嘉州

舊路繼恩上言通嘉州路非便只令於黎州賣馬詔不允

乞給印以渡大河南山前後都鬼主為文後之天聖八年邛

部州都蛮王黎在遣卑郎離滅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茲

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晏殊因請圖其人物衣冠并

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軋道元年詔以崖韞襲都鬼主淳熙

元年吐蕃寇西邊崖韞率衆掩擊詔嘉其功二年兩林蛮主攻

邛部州之籠甕城不克大掠而去崖韞追之不及八年詔黎

州屯戍土軍禁軍及西兵遇有邊事並听本州守臣節制

嘉定九年邛部州逼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捍禦邊陲

九



既折歸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部落蠻有劉揚郝三姓

淳熙七年十月

黎州五部落蠻貢馬三百

匹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卻其所獻馬制置使范成大增黎

州五砦籍強壯五千人為戰兵吐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

皆築堡戍之時虛恨蠻族最強破小路蠻併其地與黎州

接壤請通互市汝愚以黎州三面被邊若更通虛恨蠻恐

重貽他日之憂不若拒之為便帝以其知大體從之

嘉定元年

十二月西等蕃卜由惡水渡河寇黎州初蕃卜弟悶巴至三衝

為人所殺蕃卜詣邛部州欲假道女兒城以入寇守臣謀

知之數以貲遺其都主母俾母假道時餽米以濟其饑

蠻人德之會趙後守臣靳不與蕃卜遂得假道渡河攻笮

坪砦遣統領王光世往禦羗人由笮坪以革舡渡河光世

憚之留屯三衝不敢進羗人焚掠既盡渡河而歸復寇黎

州良溪砦官軍敗績初蕃卜降他如浮浪蠻白蠻烏蠻蒙

蠻阿宗蠻則其地各有所服屬云

叙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

董蠻在馬湖江右夔侯國也唐羈縻馴騁浪高四州之地

其酋董氏宋初貢馬自稱馬湖路都王子其地北逆捷為

之沐川南廣蠻在叙州慶符縣以西為州十有四大

大觀三年

有夷酋各以地內屬詔建茲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

與臨洮土羗接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俗推髻披毡佩刀

居必欄棚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戰鬪自馬湖南



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

瀘州西南徼外古羗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獨夜  
即滇邛都雋昆明徙祚都冉駝白馬氏為最大夜即在漢  
屬牂河郡今涪州之西漆播瓊等州封域是也滇在漢為  
益州郡今姚州善闡之地是也邛都雋州會同川與吐蕃  
接今邛部州蠻所居也雋今雋州昆明在黔瀘徼外今西  
南蕃部所居也徙今雅州嚴道地祚都在黎州南今兩林  
及野川蠻所居地是也冉駝今茂州蠻汶山夷地是也白  
馬氏在漢為武都郡今階州汶州蓋羗類也此皆巴蜀西  
南徼外蠻夷也自黔恭以西至涪瀘嘉叙自階又折而東  
南至威茂黎雅被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剽夷惡獠殆千

萬計自

平治

之末訖於

康靖

大抵皆通互市奉職貢雖時有剽

掠如鼠竊狗偷不能為深患叅考古今辨其封域以見琛

贖之自至梯航之所及者爾若夫邊荆楚交廣則係之溪

峒云清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固蠻也雜種夷獠散居溪谷

中

慶曆

瀘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及本朝所賜州額今

烏蠻王子得盡居其地部族最盛傍有舊姚州廢已久得

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得蓋為刺史鑄印

賜之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鬼主死子僕夜襲其號

侵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常入漢

地鬻馬晏子所居直長寧寧遠以南斧望所居直納溪江

安以東皆僕夜諸部也晏子距漢地絕近猶有涓井之阻



斧望近納溪以州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侵強大擅契劫

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与供

其寶熙寧七年六姓夷自消井謀入寇命熊本經制之景思立

戰沒本將蜀兵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

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納附

提點刑獄范固園殺人干貨頭顯草莽莫慘燔矣莫悲

虜狃諷熟應胡可悉數羅募償我時佐成我士伍西南

騷疾帝赫斯曰政去乃用其神良應變是許裕樂惟曰慈撫

征有殲叙其背孤擊虛深入厥阻兵從天斷右股攝提孟陬

傷係莫緣敢以嬰千悟火其巢六望及風悉力比附丁為帝民地曰正

此土狗鼠敢忘誅絕以官干罪呂乃稱上恩碑復故處殘醜厥

角血戀語天子之德雨暘覆護三五惟十九姓往安汝

邦有今其戒警汝天既汝質汝勿予侮惟十九姓往安汝

堵吏治汝績汝刀汝布史時汝或耕汝不聽汝擊汝捕尚有

休往古小有堡障大有城戍汝或耕汝不聽汝擊汝捕尚有

將突騎強旅傳此黔軍毒天勁弩天不汝容暴汝居所不

汝遺育悔於何取立石于寧武岩

熊本言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則諸蛮未易服遂遣人說誘

招納於是晏子斧望及僕夜皆願入貢受王命晏子未及

命而死乃以斧望知歸來州僕夜知姚州以斧望之子乞

弟晏子之子沙取祿路並為把截將西南夷部巡檢平俞

州獠寇南州獠酋阿訛率其黨奔斧望熊本重賞檄斬訛  
得不死甚德斧望為伺邊隙會斧望老厭兵以事屬乞弟  
遂與訛侵諸部十年羅苟夷犯納溪砦初砦民與羅苟夷  
競魚誤毆殺之吏為按驗夷已怨謂漢殺吾人官不償我



骨價反暴露之遂叛提點刑獄穆珣言納溪去瀘一舍羅  
苟去納溪數里今託事起端若不加誅則烏蛮觀望為害  
不細乃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等持角  
討蕩五十六村十二國蛮乞降願納土承賦租乃召罷兵  
元元豐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  
苟之賞城中守兵總數百震恐不能授甲蛮數日乃引去  
知瀘州喬叙要欲與盟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  
安仍奏以乞弟襲歸來州刺史遣小校揚舜之召乞弟拜  
勅乞弟不出遣就賜之亦不見而令小蛮從舜之取勅以  
去喬叙因祿路以賄招乞弟乃肯來年三盟于納溪蛮以為  
畏已益悖慢盟翌日遂以衆圍羅箇年羅箇年熊本所圍

結熟夷也王宣往救之蛮解合力拒官軍宣与一軍皆沒  
事遂張駟召存寶授方畧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  
怯懦不敢進乞弟選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於綿梓遂  
資間年四詔以環慶副總管林廣代存寶按寶豆撓誅之熟  
夷楊光震殺阿訛詔林廣與光震回力討賊乞弟恐復送  
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真降意督廣進師廣遂破樂攻城  
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  
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变引衆遁廣帥兵深入會  
大雪浹旬始次老人山山形劔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  
五年次歸來州天大寒然桂為薪軍士皆凍墮指番四日  
求乞弟不得內侍麥天昞問廣軍事廣曰賊未授首當待



罪文晒乃出所受密詔曰大兵深入討賊期在島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外乃以衆還自納溪之後師行凡四十日築城樂共城江門砦梅嶺席帽溪堡西達涪井東道納溪皆控制要害捷書聞赦梓州跽以歸來州地賜羅氏鬼主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依帝猶欲招來之命知瀘州王光祖開諭許以自新會其死

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河諸蠻又與順富高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寇詔以塩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復為邊患後因飢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禁熙寧六年詔施州蠻以

金銀質米者估實值如七年不贖則變易之著為令熊本經制涪井事蠻酋曰現等內附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鬪趨捷朝廷嘗團結為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涪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高州蠻故夜郎也在涪州西南宋初有酋田仙以地內附賜名玆州拜為刺史仙以郡多火焚請易今名大觀二年有駱解上下族納上復以玆州名云

古者帝王之勤遠畧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外爾非  
所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復嶺雜廁荆楚巴黔巫中  
四面皆王土乃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  
衆而得梗化之氓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  
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狂飈之性  
便於跳梁或以讐隙相尋或以饑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  
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  
民之荼毒深矣宋恃文教而畧武衛亦豈先王制荒服之  
道哉西南溪峒諸蠻樂瓠種唐虞為要服周世其衆彌盛  
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既霸遂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



置  
畧取蛮夷黔中郡漢改為武陵後漢建武大為寇鈔遣伏  
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之渠師飢因乞降歷晉宋齊  
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  
地也唐季之亂蛮酋分據其地自署為刺史晉天福馬希  
範據有湖南時蛮獍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  
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口掠民畜無寧歲太祖既下  
荆湖思得通蛮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  
徭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  
功蛮黨服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  
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感  
息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

歷山飛墜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蛮以傳朝  
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  
召至闕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  
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境無患又有  
溪州刺史彭士 等以溪錦獎州歸馬氏立銅柱為界建隆  
四年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贊等列狀歸順詔以  
允林為溪州刺史洪贊為萬州刺史乾德五年以溪州彭允林  
為僕州牢城都指揮使彭允賢為衛州牢城都指揮使珍  
州田思晚為博州牢城都指揮使允林等溪峒酋豪據山  
險持兩端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內地太平興國七年詔辰州不得  
移部內馬氏所鑄銅柱淳化二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通



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遠  
俗令勿問至道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  
郊祀息決天壤况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  
惟臣州自昔至今為辰州墻壁障護辰州五邑王民安居  
臣雖僻處遐荒洗心事上伏望陛下察臣勤王之誠因茲  
郊禮特如真命詔加通漢校檢司徒進封河內郡侯咸平元年  
通漢又言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之許五年夔州路  
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緣邊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  
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  
先是蛮人數擾上召問巡檢使侯廷賞廷賞曰蛮無他求  
惟欲鹽爾上曰此常人所欲何不与之乃諭詔丁謂謂即

傳告取落群蛮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為寇鈔負約者衆殺  
之且曰天子濟我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邊穀有三年之  
積年六初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蛮  
豪子弟捍禦群蛮因熟漢路寇掠而歸謂等至即召与盟  
令還漢口既而有生蛮違約謂遣承進率衆及發州兵擒  
獲之焚其室廬皆震懼伏罪謂乃置尖木砦施州界以控  
扼之自是寇鈔始息邊溪峒田民得耕種祥符元年夔州路言  
王團蛮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砦援之上以蛮夷自相  
攻不許發兵澧州言慈利縣蛮相讐劫知州劉仁霸請率  
兵定之上恐深入蛮境使其疑惧止令仁霸至諭詔旨遂  
皆感服五年詔昨許溪峒蛮夷歸先劫漢口及五十人者特



署職名仍聽來貢如聞緣此要利輒掠邊民充數所在切  
辨察之其年獲千五百人乞朝貢上慮其勞費不許又詔  
施州溪蠻朔望搗以酒殺閏初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  
世有溪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  
永順等州十七摠二十州皆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  
誓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將承襲都誓王率郡酋  
合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為保證  
申鈐轄司以聞乃賜勅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彭  
氏自世為下溪州刺史年七下溪州刺史彭仕端使其弟仕  
羲貢方物明道初仕端死仕羲為刺史仕羲有子師寶景佑中  
知忠順州慶曆四年以罪絕其奉貢蓋自咸平以來始聽十二州

納貢歲有常賜蠻人以為利有罪則絕之其後師寶數自  
訴請知上溪州皇祐二年始從其請朝真如故熙寧五年章惇經制  
南北江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誓  
下州峒諸蠻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脩築下溪州  
城并置砦於茶灘南岸砦名曰黔安戍以兵隸辰州出租  
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京東州都監官其下六十有四  
人元豐八年湖北轉運司言辰州江外生蠻願內附詔不  
許招納其後彭仕誠者復為都誓主熙寧初天子方用兵  
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峒首刻剝亡度蠻  
衆願納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  
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



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初立城砦使之比內地為  
王民北江彭氏已見前南江諸蛮自辰州達於長沙邵陽  
各有溪洞曰叙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  
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  
向氏居之有峽州舒光秀者以刻剝其衆不附張翹言南  
江諸蛮雖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峽叙僅有千戶餘不滿百  
土廣無兵加以薦饑近向永晤與繡鶴叙諸蛮自相讐殺  
衆苦之感恩歸化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  
并及彭師晏之孱弱皆可郡縣詔下知辰州劉策商度策  
請如翹言熙寧五年乃遣章惇察訪未幾策卒乃以石鑑為湖  
北鈐轄兼知辰州且助惇經制明富州向晤獻先朝所賜

劍及印來歸順繼而光銀光秀等亦降獨田氏有元猛者  
頗桀驁難制異時數侵奪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資  
將輕兵往招諭資辰州流人曩與張翹同敵策者禰若無  
謀褻慢夷獠遂為懿洽州蛮所殺惇進兵破懿州南江州  
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尋又置誠州元祐初  
傅堯俞王巖叟言沅誠州初建以來設官屯兵布列砦縣  
募役人調戍兵費鉅萬公私騷然荆湖兩路為之空竭又  
自廣西融州初開道路達誠州增置潯江等堡其地無所  
有湖廣移賦以給一方民不安業願斟酌廢置朝廷以沅  
州建置至是十五年蛮情安習已久但廢誠州為渠陽軍  
而沅州至今為都元祐初諸蛮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



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溫嵩坐擅殺蠻人皆置之罪詔諭  
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湖廣諸  
蠻近漢者無所統一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  
邀功獻議初通融州道路侵逼峒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  
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首楊晟等  
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初置堡砦並廢自後五溪郡縣  
棄而不問崇寧以來開邊拓土之議復熾於是安化上三州  
及思廣洞蒙光門樂安峒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靖州西  
道揚再立辰州覃都管罵等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廣西  
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宣和中議者以為招致熟羗接  
武請吏竭金帛繒絮以啗其欲捐高爵厚奉以侈其心開

辟荒蕪草創城邑張皇事勢僥倖賞息入版圖者存虛名  
充府庫者亡實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狼子野心頑冥莫  
重建築之後西南夷獠交寇而溪峒子蠻亦復跳梁士卒  
死於干戈官吏沒於王事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  
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莫若俾帥臣監司  
條具建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較利病可省者省可併  
減戍兵漕運而夷狄可撫邊鄙可忘患矣乃詔悉廢所置  
初郡慶曆三年桂陽監蠻獠內寇詔發兵捕擊之蠻獠者居山  
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於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迂  
千里餘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設之獠人初有言州巫王黃  
捉免與其兄弟數人皆習蠻法往來常寧出入溪洞誘蠻



衆數百人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殺之又徙山下民他處至是其黨遂合五千人出桂陽藍山縣華陰洞害巡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以事聞擢楊政提點刑獄督攻討事久之不克遂詔湖南轉運使招撫之始於湖南置安撫司蠻所殺掠居民縱大劫財物被害者甚衆詔被害者并入山捕蠻土兵蠲復有差初發兵捕蠻至或誤殺良民仁宗命訪之口給緡五匹仍拊其家時蠻勢方熾又降勅書委知潭州劉沆招諭能自歸者第錄以官沆大發兵臨之以勅書從事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錄其首領皆為三班奉職年五餘黨唐程和等復內寇沆檄楊政等八路入討覆蕩巢穴捕斬首級甚衆詔官兵有功者九

百餘人第遷錄其應募討擊者道州進士十四人並官之然唐和等猶未平又詔如聞賊黨欲降其罷出兵逃匿者諭使歸復州縣拊存之是冬蠻復入寇與胡元及右侍禁趙鼎戰于華陰峒隘口元等死之劉沆楊政皆坐黜以劉夔代沆為安撫使夔言唐和等既敗官軍殺將吏聚衆益自疑恐寢為邊患願以詔書招安就補溪峒首領詔可是時湖湘騷動兵不得息六年夏仁宗顧謂輔臣曰官軍久戍南方夏秋之交瘴癘為虐其令太醫定方和藥遣使給之自是繼賜緡錢知桂陽監宋守信奏唐和嘯聚千餘衆為盜五六年卒未能克者朝廷不許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黃士元頗習溪峒事願得敢戰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優



給金帛使之逐捕必得然後已彼既勢窮必將款附詔用其策於是大發兵討之其衆果懼遁入郴州黃莽山由趙峒轉寇英韶州依山自保是冬帝閱士卒暴露復諭執政密戒主帥安恤<sub>七年</sub>唐和遣其子執要領詣官自言願貸糧米所保峒中時揚旼復為湖南鈐轄詔趨連韶州山下與廣南東西轉運使共告諭之使以兵械上官質其親屬詔補唐和盤知諒等五人為峒主知諒等蓋唐和黨也至冬其衆悉降<sub>三年</sub>紹興臣僚言武岡軍溪峒舊嘗集人戶為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獠人故可為疆場捍禦敵雖曰藉之於官然而未嘗遠戍<sub>靖康</sub>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

客依蠻峒聽其徭役州縣猶驗舊籍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強兼武岡所屬三縣悉為獠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黨戶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戶咨怨乞擇本路監司詳議以聞詔從之<sub>六年</sub>知鼎州張甯言鼎禮澧辰沅靖州與溪峒接壤祖宗時嘗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緣多故遂皆廢闕萬一蠻夷生變將誰與捍禦今雖各出良田募人以補其額率皆豪強遺童奴竄名藉中乘時射利無益公家所宜汰去則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俾加習練足為守禦給田募人開墾以供軍儲詔荆湖北各帥司相度以聞帥司言營田四川舊置弓弩弓九千人練習武事散居邊境鎮撫蠻夷平居則事耕作緩急



以備戰守深為利便靖康初調發應援河東全軍陷沒今辰

沅澧靖等州乏兵防守竊慮蠻夷生變叵測若將四州弓

弩手減元額定為三千五百人辰州置千人沅州置千五

百人澧州靖州各置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訓練以

時耕戰合度庶可備禦以所餘閑田募人耕作歲收其租

其於邊防財賦兩得其便可為經久之計詔從之七年言

湖外自靖康以來盜賊盤據澧州所屬尤甚獨慈利縣向思

勝等五人素號溪洞歸盟誓掌防拓卒能保境息民使賊

黨無所剽掠而彭元捷等及思勝共獻粮助官軍招復諸

山四十餘柵宣力效忠功居多宜加息賞詔思勝等五人

各轉兩資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岡軍徃人有父子相殺

者宜出兵助其父俾還省地上以問輔臣秦檜檜曰恐輕

舉生事帝曰息威不可偏廢可懷則示之以息否則威之

不侵省地則已或有所侵柰何不舉俾知所畏紉廣南東

路提刑黃應南言溪峒巡檢尉若官不嚴守備縱民與猺

通交恐啓邊釁乞詔有司申嚴法令俾帥臣監司常加覺

察宰臣以為沿邊互市恐不宜禁絕帝曰往年禁西夏互

市遂至用兵可令帥司裁決前知全州高揖言猺人今皆

微弱不敢先侵省地若官每縱人深入掠其財物遂致乘

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毋侵猺人庶民安業以廣

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一遵成法務在撫

綏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鄰溪峒省民往往交



通徭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許匿其產徭人以避科差  
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民毋  
質田徭人詐匿其產徭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贖告  
姦者田前賣入徭人俾為別籍毋遽奪能還其田者縣代  
給錢償之帝從其言軋道盧陽西據獠揚添朝寇邊知沅  
州孫叔傑調兵數千討之敗績死者十七八初徭人與省  
戶交爭殺二人死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柵奪還所侵地  
於是徭人相結為亂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益人官  
兵三千人合擊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為變皆守臣  
貪功所致今徭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  
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俾葉行代叔傑開示

息信諭以禍福遂招降邊境悉平七年前知辰州章才邵上  
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靜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  
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多故縣無守  
禦旋於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任  
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  
田頃為徭蠻侵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穢會守猝無遠慮  
乃以其地田給靖州旋於揚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  
甚微揚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  
一有蠻隙為害不細臣謂宜預為之備靖前辰州每歲蒙  
朝廷賜錢七萬貫紬絹布共八千匹綿一萬七千兩是時  
本州廂禁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砦土兵六百餘



人皆可贍給其後中外多故今歲賜止得一萬二千緡而  
本州財復匱乏無以充召募之費禁軍止二百餘人諸砦  
土兵止一百五十人甚至砦官有全無一兵而後存虛名  
者其於邊防豈可不為深慮若歲給民錢一萬俾本州募  
強壯禁軍或效用二百人分屯廬溪等處以防諸蠻庶使  
邊患永息可免異時遣調之費書奏詔湖北帥臣詳議以  
聞年知貴州陳乂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  
不服役田不輸賦其地似若可弃然為重湖二廣保障實  
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甲兵少繼振  
蠻獠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守臣之選崇寧初戍兵  
三千人建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千人以備屯

戍其凶悍者以州郡不能制遂慢守臣反通獯蠻以撓編  
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此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  
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為用臣以為宣聽守臣節制為便帝  
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隸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  
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初為誠州元祐廢尋復為軍徽  
宗朝始改靖州與桂府為鄰故令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  
歲漕司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旧制俾廣  
西漕臣如期饋運靖州屯戍官兵聽守臣節制於是為便  
帝從之年全州上言本州密通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  
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於  
防閑故馴致其乱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靜江興安



之大通虛武岡軍之新寧益溪及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  
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一州得專約束故遊  
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  
由之以入萃為淵藪交相鼓扇深為邊患如武岡楊再興  
桂陽陳峒相繼為亂實原於此為今計者宜從閑地巡檢  
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憲摠  
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十一年詔禁民毋質徭人  
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以息邊釁嘉泰三年前知潭州安湖南  
安撫趙彥勵上言湖南九郡皆接溪峒蠻夷叛服不常深  
為邊患制馭之方豈無其說臣以為宜擇素有知勇為徭  
人所信服者立為酋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况其習俗嗜

欲悉同徭人利害情偽莫不習知故可坐而制服之也五  
年之間能立勞效即與補正彼既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  
不自愛盡忠公家哉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安邊之上策  
也帝下其議既而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  
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此年往往行賄得之為  
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彥勵之請所謂以蠻夷  
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二年李元礪羅益二寇江西攻破  
龍泉縣江州駐劄都統制趙選亦戰死初吉州獲賊長七  
人繫獄土豪黃從龍為賊畫策賄吉守李綱得縱還賊遂  
無所忌有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  
推牛醢酒以犒官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寇之初起



甚微賊俟知議論不一故玩侮官軍方江西力戰則求降  
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王師使不得相應援其後  
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溪峒畧平臣年五臣僚  
上言辰沅靖江等州舊常募民為弓弩手給地以耕俾為  
世業邊陲獲保障之安州縣無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  
寢弛猺蠻因之為亂沿邊諸郡悉受其害比申朝廷調兵  
招捕曠日持久蠻夷習玩成其猖獗之勢其如羅孟李元  
礪之後皆近事之明驗也為今計者宜講旧制可紓饋餉  
之勞而得備禦之實其安邊息民之長策歟年七臣僚復上  
言沅辰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內地者謂之省民熟  
戶山猺峒丁乃居外為捍蔽其初匿處詳密立法行事悉

有定制峒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闕狹疆畔井井擅鬻者  
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徭役故皆樂為  
之用邊陲有警衆庶雲集爭負弩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比  
年防禁日弛山猺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于民者常賦外  
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為利故漫不加省而山猺峒丁之  
常租仍虛掛版籍責其償益急徃徃不能聊生反寄命狡  
人或導其入寇為害滋甚宜勅湖廣監司檄諸郡俾循舊  
制毋廢庶邊境綏靖而遠人獲安也

渝州蠻者古板楮七姓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烏蠻昆  
明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光吉三族據  
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漢戶有不從者屠之



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稅賦皆里胥代償藏  
匿亡命數以其徒偽為生獠劫邊民軍官追捕輒遁去習  
以為常密賂黠民覘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遠近患  
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使兵馬使馮儀圖之以禍福開諭因  
進兵復賓化砦平蕩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  
石以賓化砦為龍化縣隸涪州其外銅佛埧者隸渝州南  
川縣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郡部族據有之朝之因補  
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  
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之建為南平軍以渝州南川涪  
州龍化隸焉元豐四年有楊光震者助官軍破乞弟殺其黨阿  
訛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秦播州夷族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

建秦播二州後皆廢



吐蕃本西羌屬 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  
唐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  
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  
而姓勃宰野或曰南涼委髮利鹿孤之後二字曰樊尼曰  
儻擅嗣為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  
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群羌  
云其僞謂疆雄曰贊丈夫曰善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其  
官有大相副相曰大論小論有內大相亦曰論莽熟直京  
師西八千里距部菩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霆電風雹積  
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岳常水地有寒癘中人輒瘡促而  
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廡舍不肯處聯



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  
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羶常以赭塗面為好  
婦人辮髮而縈之其稼有小麥青麩蒼麥營豆其獸犛牛  
名馬大羊彘天胤之皮可為裘獨峯駝日馳千里其寶金  
銀銅錫其死葬為塚墜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為  
約其刑雖小必扶自或刳劓以皮為鞭杖之後喜怒無常  
笑其獄掘地深數丈內囚於中二三歲內出其宴大賓客  
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餽其俗重鬼右巫事絲毳為大  
神喜浮屠法習呪咀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  
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毋拜子子倨父出  
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為甲門敗懦者垂狄

尾於首示辱不得於人拜必手据地為號再揖身止居父  
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既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  
百里一驛有急兵駟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  
烽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  
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為資  
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時以麥熟為歲首其戲碁  
博陸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  
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火屋家顛樹衆木為祠  
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竿犬候為牲三歲一大盟夜  
肴諸壇用人馬牛驢為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  
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君長曰乘宗弄贊其為人



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犂牛馳刺之以為樂西域諸國共臣  
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下書臨撫弄贊聞  
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求昏帝不許使者還  
妄語曰天子遇我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  
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抗  
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  
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  
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為所敗屬羌大  
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為行尹軍大總管  
出當彌道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將軍牛進達出闕水  
道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

進達自松州夜縻其營斬首千級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  
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惧引而去以  
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萬兩  
它寶稱是以為聘五十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  
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至次柏海親  
迎之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  
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為公主築一城以誇後世  
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  
禡羶屬襲紈綃為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  
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  
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



隳城陷陳日凱旋雉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鵠猶鴈也臣  
謹治黃金鵠為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年右衛率  
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為中天竺所抄弄贊發精兵從玄  
策討破之來獻俘高宗即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  
獻金器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寶王賜餉蕃渥又請蚕種  
酒人與碾磴等諸工諾許永徽初弄贊死無子立其孫幼不  
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二年獻金盃金叵羅等復請昏未幾  
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兵擊之而吐谷渾大臣素  
和貴奔吐蕃其以虛實告故吐蕃能破其國鄯主引殘落  
走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率將  
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鄯左武侯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

使為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吐谷渾罪  
帝遣者譙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  
許會祿東贊死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  
倚之遂為疆國有子曰欽陵日贊婆祿東贊死而兄弟並  
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羗羈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徙  
吐谷渾於涼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問立  
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日民飢未可以師  
何力曰吐蕃界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窟山谷捕討無所得  
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  
滅也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負勝以衰氣拒勝兵戰  
必不克不救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



可也議不決亦不克從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子闡取  
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有將軍薛仁貴為邏  
娑道總管出討吐蕃并護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  
非川為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吐  
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  
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過善斷不逮也然勤以治國下  
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烏海之陰  
盛夏積雪暑罷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器用  
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  
是能久而疆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  
其主吐蕃忍奪其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

寇我涼州何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蹙  
其咎然以仲琮非用事之臣故殺其禮三年吐蕃進攻疊  
州又攻扶州敗守將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命中書令李  
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下詔募猛士毋限籍役痕負帝自  
臨遣又勅益州長史李孝益發劍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  
蕃敗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敬玄頓承  
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嶺軍將軍黑齒常之  
率死士五百夜斫其營虜驚自相輔藉而死者甚衆乃引  
去敬玄僅脫帝既儒仁無遠畧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  
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  
濟此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盍為我謀中



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擅政明年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惧引去遂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畧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初劔南度戍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迓其鄙俄為生羗導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諸蠻盡臣羊同党項諸羗其地東與松茂雋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

抵突厥幅員萬餘里漢魏諸戎所無也

永昌三年

詔王孝傑為

武威道總管唐休景阿史那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

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

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為中國患常矣五帝王王所不

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

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据兩關斷匈奴又臂稍之渡河湟築

令居以絕南羗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

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法稅舟車租酒

酤夫豈不懷為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持遠竄遂開西

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

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列府鎮烟火相



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又驅於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動則威憺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衰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於是首領勃論贊與突厥偽可汗阿史那佉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證聖<sub>元</sub>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與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

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兵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朝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據其善意則為邊患益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弛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戎分吐蕃之勢使不得并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



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以足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直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歛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割而棄之毀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徃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利獨不欲歸歛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息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遣使者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衛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東賫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

乎欽陵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為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為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為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舍今不爭何我突厥諸部磧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際靡不磨滅吐蕃遠獨在者後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候斤拒我終一磧騎士騰突不能入則弱田孱將易以為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闕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終百里我若出張



振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今弃  
不為亦無虞於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素約何邊守不戒崔  
知辯徑候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  
固言不可許后從之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  
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為邊患兄弟皆才畧沉  
雄衆憚之器弩悉美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  
嚴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即勒兵執其  
親黨二千餘人殺之彘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  
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  
贊婆以所部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歸德郡王賜  
鈇券禮慰良厚贊婆即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

又遣御史大夫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總管率隴右諸軍  
大使唐休景出討方虜攻涼州休璟擊之斬首二千級於  
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贊普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  
戰皆克明年乃獻馬黃金求婚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  
討死於軍諸子爭立國人立棄穎隨贊為贊普始七歲使  
者來告哀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昏帝以雍王  
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帝念主幼賜錦繒別數萬雜伎  
諸工悉從給龜慈樂吐蕃外雖和而陰嚙怒即厚餉矩請  
河西九曲為公主湯沐之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  
足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  
空達延上書宰相請再盟文定境於河源未及定空達延



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揚矩惧自殺有詔薛  
訥為隴右防禦使與王晁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  
會晁等戰武階晁遣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  
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  
大軍至驚惧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衛去大來谷  
二十里虜後塞其中間晁復夜出軍襲之虜大潰始得與  
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斬首萬七  
千級獲馬羊無慮二十萬乘之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  
枕藉死洮水為不流帝乃罷行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為  
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  
里令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然小小犯邊無

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奐相繼節度隴右西河以扞之吐  
蕃遣宗俄因子至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強求與  
天子敵國語悖傲使者至臨洮詔不納不許復誓禮其使  
而遣且厚賜贖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  
其王沒謹忙詔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律勃唐西門失  
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  
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  
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朝又事帝  
還國置綏遠軍捍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  
我假道攻四鎮爾及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  
君奐請深入取償年十二破吐蕃敵俘後二年悉詔邏兵入



大斗授谷遂攻甘州火柳聚王君奭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輒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奭預遣謀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君奭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齋窮躡青海西方水合師乘而渡于時虜已踰大非山留輜重疲弱濱海君奭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詠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畧相當甘涼河鄯之人奉調蕪困甚願聽和帝方寵君奭不聽未幾諾邏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奭父遂攻五門軍常圍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頤貞擊却之會君奭為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為河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終立吐

蕃粹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制以為吐蕃為邊患今隴右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俟虜入寇互出腹背擊之明年大將悉未朗攻瓜州守珪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戰青海西破大莫門城焚橐駝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強弩四千射虜破之祈連



城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慟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  
伊沙等州兵破虜大同軍又信王安禱出隴右西拔石堡  
即之置振武軍敵俘於朝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  
戰功不及賞者使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遛舉隊如軍法  
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數敗而俱請和  
親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和便帝曰贊並向上書  
勃慢朕必滅之母議和惟明曰昔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  
之人為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道  
財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此皆奸臣之利非國  
家之福也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  
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勅惟明中人

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  
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餽敵使名悉臘隨使  
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曩為張元玄表李知古  
交闖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  
枉為邊將諂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萬歲不敢先負盟  
且獻怪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臘畧通華  
文既宴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  
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  
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旻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  
嶺乃聽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正字  
千休烈上疏以為東平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書猶不



與况吐蕃國之寇仇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

休烈後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礼義亦後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敕祕馮賜并賜物萬計詔張守珪與吐蕃使者分諭劔南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使使納貢并以幣器徧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治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群臣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畔者樹壁守從希逸謂虜戍曰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

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即共刑白犬盟而後悉撤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御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希逸顧失信悒悒悵恨召拜河南尹既而與惠琮俱見大崇疑而死誨亦及他誅蕭昊代為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畧碎赤嶺碑希望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塩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三小壘左右之兵次蓬婆嶺輸劍南粟餉軍吐



蕃悉銳來救昱大敗小壘皆沒士死凡數萬昱貪妄非將  
選故敗貶死高要明平以章仇兼瓊為劍南節度使兼瓊  
誘吐蕃安戎城主為應導官軍入尽殺虜戍以監察御史  
許遠守之吐蕃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復  
攻維州不得志詔乃改安戎曰平戎云是歲金城公主薨  
明年為發哀吐蕃使者朝因請和不許天寶六載河西隴右節  
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將軍每歲積石軍變熟  
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舒翰先伏兵  
於其側虜至斷其後來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  
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  
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

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  
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西安副都統護高  
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  
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  
下敵有兵僅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柵如  
雨仙芝以部將高陵李嗣業為陌力將令之曰不及日中  
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力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  
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  
以入虜境矣深惧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二千守  
其城復進三日至坦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弩阿越城



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守者  
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安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安夷即  
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  
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  
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  
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布帛稱勅賜之大  
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  
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  
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  
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問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八月  
仙芝虜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至連雲堡與邊令誠

俱月末至播密川七哥舒翰帥隴右西河及突厥阿布思  
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  
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  
樁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  
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斫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  
之獲吐蕃鉄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  
王嗣忠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  
千戍龍駒島冬兵合吐蕃大集成者盡沒以石堡城為神  
武軍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安  
西節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時吐蕃與蠻閩羅鳳聯  
兵攻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



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敵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  
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於是置神策軍

於臨洮西洸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

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疆部也是

時贊普死子暲悉籠臘贊嗣遣使者修好詔京兆尹崔光

遠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

漳關而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誅行營邊候空虛故吐

蕃得乘隙暴掠初至德取雋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

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然歲內侵取廓霸岷等州及

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乃詔宰

相郭儀蕭華等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

散騎常侍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

明年入門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

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暉又破汾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

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畧武功渭北行

營將呂日將戰盤屋西破之又戰終南自將走代宗幸陝

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改

元擅作赦令置官吏衣皆南奔荆襄或通樓山谷亂兵因

相攘鈔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

騎度澶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

與惡少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

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



還京吐蕃退圍奉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拒守鎮西節度使  
馬璘以千騎戰卻之吐蕃屯原會成渭間自如也是歲南  
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龍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劍南  
巖武破吐蕃南鄙兵十萬拔當狗城會僕固懷恩反自靈  
遣其將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希嬰壘  
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  
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蕃引去是時巖  
武拔藍州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  
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  
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  
党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酋尚結贊等衆二十萬至醴

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抗拒敷以兵畧鳳翔盤屋於是  
京師戒嚴詔子儀以河南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兵屯東渭  
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  
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  
率六軍屯於苑吐蕃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  
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避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  
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天着身者明日薄城日進發機石  
勁弩故兵多死凡三百日虜欲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  
即夜斫其營斬首千餘級生擒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  
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駝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  
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詔中



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畧武功鎮西節度使馬  
璘使健士五廬田皆亦地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  
醴泉居人數萬殲之士氣益奮虜徙營於九變之陰掠

之吐蕃至邠北與復回紇合還攻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  
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是城中渭橋鄠以屯兵會懷恩死  
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  
子儀許之使曰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  
固名臣帝乃班師天子以虜數入塞詔治守障徭當悉柘  
靜恭五州皆據險以守明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山  
西山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劍南兵合南詔與戰破  
之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塞漢御史尚書

三渠以擾屯田為朔方留後常謙所逐重英殘塩慶而去  
乃南合南詔衆二千攻茂州畧扶文遂侵黎雅時天子已  
發幽州兵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口  
悉部送江南德宗即位先內靖方鎮顧歲與虜确其亡獲  
相償歆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常倫持節歸其俘五百  
厚給衣褚切勅邊吏護亭障毋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  
使者入境乃感畏是時乞立贊為贊普曰我乃有三恨不  
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而  
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明  
年殿中少監崔渼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  
乃用臣禮卑我及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為吐蕃境邀漢衙



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邏入朝道贊普  
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  
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敵為進賜為寄領取為領  
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為解并約地於賀蘭其大相  
尚悉結嗜殺人以劔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  
有謀固請休息邊人贊普卒用結贊為大相乃講好漢衡  
與其使偕來約盟境上拜漢衡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  
澤為計會使與結贊且告隴節度使張益同盟澤與結贊  
約盟清水以牛馬為牲鎡歆末其禮乃給結贊曰唐非牛  
不田蕃非馬不戰請用犬豕羊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為  
壇增壇約二國各以二千士列壇外亢從立壇下鎡與幕府

齊映鴻臚漢衡計會使於頓及澤魯皆朝服結贊對升壇  
刑牲壇北雜其以進約唐地涇州右盡彈箏峽隴州右極  
清水鳳州西盡同谷劍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  
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唐此諸蠻大度水之西南  
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橐它嶺其間為關  
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耕邊田既盟請鎡  
詣壇西南隅浮屠幄為誓於是外壇大享獻酬乃還帝命  
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  
漢衡決於贊普乃克盟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  
司農卿段秀實京兆尹王翊金吾衛大將軍瑊渾瑊與蕃  
使同盟京城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廟齋三日關播



跪讀載書已盟乃大享詔左僕射李揆為入蕃會盟使朱  
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  
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  
引去及泚卒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賞結贊  
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為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健往  
使而兵已犯涇隴邠寧掠入畜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  
至好時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以銳兵三千夜汧陽明日  
薄其中軍驚潰走結贊僅自脫虜衆二萬侵鳳翔李晟擊  
却之因襲破推沙堡燒儲廩斬首者吐蕃攻鹽夏刺史不  
能守悉兵衆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  
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畧鹽夏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

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  
馬璘次石州跨河西倚角結贊大惧屢請盟天子不許即  
以貴將論頰執厚賂乞利於璘璘以為情身入見天子諸  
將以璘入皆守壁不戰結贊遽走還馬多死士不能步有  
飢色傳詔讓結贊破約陷鹽夏對曰本以武亭功未償乃  
來又侯碑什疆場不明故行境上涇州乘城自保鳳翔李  
令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我日望大臣而  
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惧吾衆以城丐我非我敢  
攻也若天子復許盟虜之願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  
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壞請悉遣宰相元帥二十一人  
會盟并言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



信請主盟帝復使報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既從官以渾瑊為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士黎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漢衡兵部尚書以副瑊率師二萬待期詔駱元光助之宰相議所盟地左神策將馬有鄰建言土黎樹林蒼巖阻兵易詭伏不如卒原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瑊約結贊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壇外誕從四百叩壇以游軍交邏相入將盟結贊伏精兵騎三萬於西縱邏騎出入城軍瑊將梁奉貞亦驟馬入虜軍營陰執之而瑊不知也客請瑊等具冠劍皆就幄更衣從容胖肆虜忽三伐鼓衆譟而興瑊不知

所出走幄後得馬不啣而馳十里始得銜虜追矢若雨不傷也至元光營乃脫陣將辛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戰矢盡乃降漢衡與華中人俱文珍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獲者千餘人漢衡語虜曰我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若殺我結贊亦殺若乃不死人負一木以繩三約之係其髮驅之夜則祓地繫而化蒙以蜀守者寢其上始結贊將劫希全觀急以銳兵直趨京師既不克又欲擒瑊等擣虜入寇其謀本然既引去至故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慟言渾瑊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將必得瑊以見贊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初漢衡遇亂從史呂溫身蔽兵溫傷而漢衡脫虜



人嘉其義厚給養之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歸唐而囚漢  
澗河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結贊拒不受虜戍監夏涉  
春疫大興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火二州廡舍頽倅  
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結贊召漢澗至石門以五騎送  
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澗  
放其使結贊以羗渾衆屯潘口傍青石嶺三分其兵趨隴  
汧陽間連營數十里中軍距鳳翔一舍詭漢服號邢君牙  
兵入吳山堡雜焚聚畧畜牧丁壯殺老孺斷手剔目乃去  
李晟嘗蹙大本塞安化隘虜過悉焚之詔神策將石季  
章壁武功良臣移師百里城虜又剽汧陽華亭男女萬人  
以界羗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塹谷死者千數

吐蕃又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史蘇  
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日千騎四  
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  
大象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  
攻連雲堡飛石投市井皆滿為虛梁絕塹而升守將降于  
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  
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  
也三岫峭絕北据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即  
虜境每執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是歲三州不宿麥虜  
數千騎犯長城武城使韓全義拒之韓游瓌兵不出於是  
虜安行邠涇間諸屯西門皆閉虜治故原州保之帝取所



獲吐蕃生口不二百狗諸市以安京師四年五月虜三萬騎畧

涇邠寧慶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間係執數萬韓全義以

陳許兵戰長武無功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

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五年常皋以劍

南兵戰臺登殺虜將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舊州地久之

北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

西州人尚為唐守自虜得塩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

露廊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為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

劍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合兵三萬使

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者陳城下裁閱二旬訖工而虜兵

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統於遂當是時常皋功最多破堡

壁五十餘所又與南詔破之於神川於鉄橋皋俘馘三萬

降其首領十二年尚結贊死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

路欲城之使閻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

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向城塩州用兵七

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

對曰城塩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卒鎮兵不旬日至塞下

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

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

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此萬全之策也

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

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年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



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令浚盲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皋取新虜治劍山馬嶺進寇臺登雋州刺史擊卻之斬級三百年十四韓全義破虜於鹽州年十六靈州破虜於烏蘭橋年十七寇鹽州陷麟州湮隍墮陴係居人掠党項部諸屯橫槽烽虜將徐舍人者語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家祖以兵尊王室不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也顧不能自拔耳陰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邊求資糧至麟而守者無

備遂入之知郭使君勲臣家欲全安之不幸死亂兵語方已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傳騎也常皋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州籠官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驛計議授諸侯以行比年寇黎州雋皋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降因定昆明諸蛮吐蕃以下屢叛大侵靈州時皋圍維州贊普使論莽熱乞悉莧蕪松州五道節度引兵十萬援維州皋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總使千人當敵乞悉莧見兵寡悉衆追墮伏中兵四合急擊遂擒之獻京師年二十贊普死弟嗣立憲宗初遣使者修好且還其俘又以使告順宗喪吐蕃亦以論勃歲來後比年來朝然以五萬騎入振武拂鶻泉萬騎



至豐州大石谷鈔回鶻還國者

元正和三年

臨涇鎮將郝玘以

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

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五年

虜以論思邪熱入

謝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詔宰相杜佑等與議中書論思

邪熱拜于廷佑答拜堂上復以鴻臚少卿李銛報之自是

朝貢歲入又疑隴州塞巧立互市詔可

七年

吐蕃寇涇州及

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

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

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

進則云申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

將聞命奔赴節度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

卻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

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

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

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遣人投之於

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恁貪先厚賂之然

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二年

贊

普死可黎可足立為贊普

十四年

吐蕃節度論二摩搃兵十

五萬圍鹽州為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

補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

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始沙州刺史周鼎



為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將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不  
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為不可鼎遣兵馬使嚴朝領  
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沙奴共射毅弓揖  
讓射沙奴即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  
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  
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諄曰苟毋從他境請以城降  
虜將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虜將  
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韉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  
時祀祖父衣中國之服號慟而歲之穆宗即位乃止以大  
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虜遣使者趙國章來且致宰相信  
幣明年請定種候元鼎與論納羅就盟其國勅虜大臣亦

列名於冊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  
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  
道觀至龍支城羣羣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  
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乎兵何日來言已  
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竦道回屈虜  
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禘  
張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  
千里而羸蓋隴右故地也曰悶恒廬州直邏安川之南百  
里減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  
山多栢坡皆丘墓旁作屋楹塗之繒白虎皆虜貴人有戰  
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鑿



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纛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刺大幟為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首佩金鏤劍鉢掣逋立於右宰相立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悉答熱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畧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搨鉢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於下已已軟血鉢掣逋不軟盟畢以浮屠重為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

元帥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使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畧年七尚塔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百圍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



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畧如此虜遣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狄通太僕少卿杜載答之是歲小相尚設塔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此歲使者獻金盃銀冶犀鹿貢犛牛寶至和大再遣使者朝年五維州守將悉坦謀挈城以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取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据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江虜號無憂城為西南

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坦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此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皿獺褐犛牛尾霞氍毹羊橐它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

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愎少息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鞞鼓聲人相驚會昌二年贊普死無子以妃緜兄子乞離胡為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緜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將尚恐熱為落門川討擊使譎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與宰相尚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昆吐谷渾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昆等曰宰相兄弟



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邪蘇  
毘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  
餘萬擒思羅縊殺之婢婢吐蕃貴相寬厚畧通書記  
不喜仕贊普強官之年三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熱  
自號宰相以兵二十餘萬擊婢婢鼓鼙牛馬橐駝聯千餘  
里至鎮西軍大風雷電部將震死者十餘人羊馬橐它亦  
數百恐熱惡之按軍不進婢婢聞之厚幣詔書約謹恐熱  
大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為贊普當以家居宰相處  
之於是退營大夏川婢婢遣將屍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  
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盛  
兵出鬪結心偽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兵衷

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既不得志尤猜  
恐殺戮部將岌歲豐贊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熱復攻  
鄯州婢婢分兵五道拒守恐熱保東谷山堅壁不出岌歲  
繚以重柵斷汲道旬日恐熱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數  
千人復戰鷓鴣山再戰南谷皆大敗兵拏仍歲不解大中三年  
婢婢屯兵河漁聞恐熱謀渡河急擊之為恐熱所敗婢婢  
統兵扼橋亦不勝焚橋而還恐熱開出雞頂嶺關馮硤為  
梁攻婢婢至白土嶺敗其將尚鐸羅搆歲進戰犂牛硤婢  
婢將燭盧鞏力用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熊子不  
從乃辭疾先歸羅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衆  
趨甘州西境以托援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



畧鄙廓瓜爾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藉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為贊普奉歸唐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泾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等兵迎接恐熱既至詔尚書左僕射李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夸自大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吐嘆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鳳翔復清水泾原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數萬取安樂州詔為威州邠寧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辦易服

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執貸五歲賦温池委度支租其塩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為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饒再歲一貸商賈往來于邊者開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論臺伊吾屯田未收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元後隴右劔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嘗覽天下圖見河湟舊赫然思經畧之未暇也至是群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



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議  
上順憲二廟謚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  
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  
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衆擐甲諫州  
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  
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  
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  
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  
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  
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為  
河渭等州都游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七年北廷回鶻

僕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顥與尚恐熱戰  
破之收器鎧以獻吐蕃餘衆邠寧節度使薛弘宗卻之會  
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年義潮入朝為右  
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年十三卒沙州以  
長史曹義全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  
不及甘州為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嗚末吐  
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  
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笑合數千人以嗚末自號居甘肅  
瓜沙河渭岷廓壘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贊  
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屨其牙犁其廷而後  
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



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賊華人謀夫虓帥圍視  
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  
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  
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  
內先自治釋四夷為外懼守成之良賚也

唐大中吐蕃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

來歸四年又克成維扶三州五年其國沙州刺史張義潮以

瓜沙伊肅十一州之地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為所隔然

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

復統一矣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

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涼州雖為所

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請命於中朝天成權知西涼府留

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誨來貢明宗召見承誨云涼州東

距靈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舊有鄆人二千五百為

戍兵及黃巢之亂遂為阻絕超及城中漢戶百餘皆戍兵

之子孫也其城今方幅數里中有縣令判官都押衙都知

兵馬使衣服言語畧如漢人即授超涼州刺史充河西軍

節度使留後龍祐超卒州人推其土人折逋嘉施權知留

後遣使來貢即以嘉施代超為留後涼州郭外數千里尚

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蕃其州帥稍失民情衆皆嘯

聚城內有七級木浮圖其帥急登之給其衆曰爾若迫我

我即自焚於此矣衆惜浮圖乃盟而舍之周廣順始以申



師厚為河西節度師厚初至涼州奏請授吐蕃首領折逋  
支等官並從之中顯德師厚為其所迫擅還朝坐貶涼州亦  
不復命師建隆靈武王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  
酋長越崑等護送入界勅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于傷殺  
采造務卒知高州防捕禦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  
以吳廷祚為雄州軍節度代防安輯之令廷祚齎勅書賜  
尚波于等曰朝廷制置邊防撫寧部郡務令安集豈有侵  
漁曩者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蕃  
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傷殺軍人近得高  
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等久輸忠順必悔  
前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

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于  
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羗地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來數寇畧

三陽麻穰弓門等砦監軍巡檢使周承瑨任德明等會兵  
擊敗之斬首數千級腰斬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乃  
詔曰秦州內屬三族等頃慕華風聿求內附俾之安輯咸  
遂抵寧近聞乘蕃育之資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來撓邊  
疆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蠲釁咎特示威懷今  
後或更剽掠吏即捕治置之於法不須以聞是年又寇八  
狼砦巡檢劉崇讓擊敗之梟其帥王泥猪首以狗年諸種  
以馬來獻太宗召其酋長對於崇政殿厚加慰撫使賜以  
束帛因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



蓄之自唐室以來頗為邊患國家以兵力雄盛耶舉偏師  
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倘因攘  
除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二淳年化權知西涼  
州押蕃落副使折逋阿喻丹來貢先是殿直丁惟清往涼  
州市馬惟清至而境大豐稔因為其所留靈州蕃落軍使  
崔仁遇往迎惟清又吐蕃賣馬還過靈州為党項所掠表  
訴其事因請留惟清至來年同入朝詔答之年四阿喻丹死  
以其弟喻龍波為保順即將代其任二至年道西涼府押蕃落  
副使折逋喻龍波上言蕃部頻為斷繼迂侵畧乃會六谷  
蕃衆來朝且獻名馬上厚賜之是歲涼州復來請帥詔以  
丁惟清知州事賜以牌印元咸年平河西左廂副使折逋游龍

鉢來朝河西軍即古涼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雪  
山吐谷渾蘭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  
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圍平川二千里舊領姑臧神鳥蕃未  
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六百口十二萬八千一百今  
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也  
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為安遠大將軍年四知鎮戎軍李  
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  
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畧使張齊賢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  
使上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為首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  
制加王爵未順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為益州  
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時西涼使來且言六谷分



左右廂左廂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參羅支戎事朝廷方務  
綏懷又以龍鉢領宥州刺史六族首領褚下箕等三人為  
懷化將軍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率兵討賊貽書繼  
和請師期先是遣宋沆梅詢等為安撫副使未行上謂宰  
相曰朕看盟會圖頗記吐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今已議  
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難為追襲即靈州便可制置沆  
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會兵告之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  
鉄箭誘臣部族已戮一人繫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  
處置十一月使來貢馬五千足詔厚給為價別賜米百段茶  
百斤六年又遣咩逋族蕃官成逋馳騎至鎮戎請軍會兵討  
賊邊人疑成逋懼遠馬墜崖死上聞甚嘆息之曰此泥埋

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有戰功凡再詣闕朕皆召見獎  
其向化詔該鎮戎官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  
部三十二族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  
恩信憤繼遷偪疆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  
以羅支為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仗器幣羅支屢請王師  
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師期上  
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  
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降詔  
許之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偽  
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  
天遁死景德六年六月遣使入奏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



抵賀蘭山討除殘孽願蕪大軍援助詔涇原部署陳與等  
候羅支已發即率衆鼓行赴石門策應先是繼遷種落迷  
般囑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而欲陰圖羅支是  
月會遷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為二  
族戕于帳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卹其家者龍凡十  
三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逋吉羅丹西涼府既聞羅支  
遇害乃率龕谷蘭舟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悉  
竄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廝鐸  
督為首領且言鐸督劉决平恕每會戎首設觴豆飲食必  
先卑者犯令雖至親不貸數更戰討威名甚著詔授鐸督  
鹽州防禦使上以遷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鐸督朔

方軍節度年二廝鐸督遣其甥來貢仍上與趙德明戰闔功  
狀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  
矢上以樣丹宣力西陲委以捍蔽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  
廝鐸督以重恩意三年廝鐸督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  
角硫黃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六種使者感悅而  
去鐸督遣所部波穢進賣馬因言積官奉半歲乞就京給  
賜市所須物從之先諸蕃有鈔劫為惡嘗經為斷者恐異  
時復叛故收其子弟為質乃有禁錮終身者上憫而縱之  
族悵感恩皆稽顙自誓不為邊患年四邊臣言趙德明謀劫  
西涼龔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  
諭廝鐸督令接結回鶻為備并賜鐸督茶藥襲衣金帶及



部落物有差鐸督奉表謝

大中祥符元年

秦州曹瑋言熟戶郭廝

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輒作文法謀叛廝敦密以告約半

月殺之至是果携樣丹首來上以廝敦陰害樣丹不欲明

加恩獎以疑懼諸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廝敦獻地為

名詔授順州刺史瑋破魚角蟬戮賞樣丹二首由是前拒

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

人凡納馬六千匹給以匹絲或以少馬為訴者瑋叱之曰

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邪戎族聞之皆畏服

唃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河州人謂佛唃謂兒子廝囉自

此名唃廝囉於是宗哥僧李立遵邀川大酋溫逋哥畧取

廝囉如廊州尊立之部族寢強乃徙居宗哥城立遵為論

逋佐之立遵或曰李遵或曰李立遵又曰郢成蘭逋叱論

逋者相也立遵貪且喜殺戮國人不附既與曹瑋戰三都

谷不勝又襲西涼為所敗廝囉遂與立遵不協更徙邀川

以溫逋哥為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聖朝廷

息命知秦州張佶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唃

廝囉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王

也立遵居廝囉下不應妄予乃用廝鐸督息例授立遵保

順軍節度使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鎧甲等

大中祥符八年

廝囉

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討平夏以自效上以戎人多詐或生

他變命曹瑋知秦州兼兩路沿邊安撫使以備之宗哥城

東南至永寧九百一十五里東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



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至龕谷五百五十里又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已而逋哥為亂因廝囉置鞏中出收不附已者守鞏人間出之廝囉集兵殺逋哥徙居青唐元昊侵畧其界兵臨河湟廝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其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遂不敢窺其境及元昊取西涼府潘羅支往往歸廝囉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易以故強元昊反遣使持詔諭廝囉使

背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廝囉奉詔出兵向西涼西涼有備廝囉知不可攻捕殺游邏數十人亟還声言圖再舉元昊既屢寇邊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廝囉迎導供帳甚厚戒騎士為先驅引渙至廷廝囉冠紫羅毡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絲履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道旧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渙傳詔已而廝囉召酋長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嘉祐三年廝囉死第三子董羶嗣董羶母曰喬氏廝囉三妻喬氏有色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明人憚服之方董羶少時擇酋長子年與董毡相若者與之游衣服飲食如一以此能附其衆董毡自九歲廝囉為請于朝命為



會州刺史而喬氏封太原郡君其二妻皆李立遵女也生  
瞎鱣及磨鱣角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為尼置郭州錮其子  
瞎鱣磨鱣角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奇厮囉不能  
制磨鱣角因撫有其衆李氏以寶二年恩賜紫衣磨鱣角  
亦累奉貢補思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  
惧孤若不能守乃獻皮帛入庫廩文籍于厮囉厮囉因受  
之瞎鱣居龕谷屢通貢卒子木征居河州母弟瞎吳叱歸  
銀川厮囉地既分董粘最強獨有河北之地其國大抵吐  
蕃遺俗也懷恩惠重財貨無正朔市易用五穀香桐砂罽  
毯馬牛以代錢帛貴虎豹皮用緣衣裘婦人衣錦服緋紫  
青綠尊釋氏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視之焚柴声鼓謂之

逐鬼信呪詛或以決事訟有疑使詛之訟者上辭牘籍之  
以帛事重則以錦亦有鞭笞扭械諸獄具人喜啖生物無  
蔬茹醯醬獨知用塩為滋味而嗜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  
粘為幕多並水為鞞鞞獻貢獻謂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貳  
則曰必白向漢云其後河州武勝軍諸族寢驕閔于閔諸  
國朝貢道擊奪般次詔邊將問罪已而董鱣遣使奉貢入  
謝上慰納焉初厮囉死董粘嗣為保順軍節度使熙寧三年夏  
人寇環慶董鱣乘虛入其境董大克獲賜璽書袍帶獎激  
之王詔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州章寇河州踏白城  
景思立死焉帝命邊臣招來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為  
刺史方鬼章犯境時列帳訥兒温及祿尊率部族叛附之



既來降又陰與董璘通元豐初詔知岷州种諤集酋長斬之

以妻女田產賜降將俞龍珂年二邈川城主溫訥支郅城及

叔溪心弟阿令京等款塞以郅成為會州團練使溪心內

殿崇班令京西頭供奉官年四三師討夏會其兵董璘遣酋

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党龍耳江及隴朱阿諾又集六部

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路與官軍會帝以其協濟軍威事

功可紀由常樂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皆團練

使夏人欲與之通好許割賂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

爵思好一如所欲董粘拒絕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

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使歸語董粘尽心守圍每稱其上書

情辭忠智雖中國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知邈川

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故終不能有大功元祐元年卒養子阿里骨嗣阿里骨本于闐

人少後其母給事董粘故養為子元豐蘭州之戰最有功

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董粘病革召諸酋領至青唐謂

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

種落付之何如諸酋長聽命里骨頗峻刑殺其下不遑寧

二年遂逼鬼張使率眾拒洮州羗結藥密者使所部怯陵

來告里骨執法陵結藥密惧携妻子南歸鬼章又使其子

結呢齧入寇心牟欽粘溫溪心不肯從詔以二人為團練

使年八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之授陪戎校尉遣居秦州

聽招其子以自贖年明里骨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



貢奉如鄆州主魯尊欲焚拆河橋歸漢熙州以聞哲宗以里骨既通貢不可有納叛之名弗納鬼章死詔焚付其骨

紹聖元年以師子來獻慮非其土性厚賜而還之三年卒年五十

七瞻征嗣瞻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年欽氈之屬有

異志忌瞻征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逆瞻征

不能察而殺之盡誅其黨獨錢羅結奔河州說王瞻以取

青唐之策元符二年瞻取邈川八月瞻征自青唐脫身來降欽

氈迎溪巴溫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隴拶為主助瞻軍至青

唐隴拶出降以邈川為湟州青唐為鄯州二酋雖降然其

種人本無歸漢意議者謂今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

取青唐非計也以今日觀之有不可守者四自炳靈寺渡

河至青唐四百里道險地遠緩急聲援不相及一也羗若

斷橋塞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卒進二也王瞻提孤軍以

入回無援兵必生他變三也設遣大軍而青唐宗哥邈川

食皆止支一月內地無糧可運難以久處四也官軍自會

州還者皆憔悴衣屨穿決器仗不全羗視之有輕漢心旦

夕必叛閏九月欽粘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奪城山

南諸羗亦叛瞻遣將破之戮結唃嚄及欽種等九人青唐

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愍以死戰固守

乃得免瞻弃青唐歸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朝論請

并弃邈川且謂董粘無後隴拶乃木征之子唃廝囉嫡曾

孫最為親的於是隴拶為河西軍節度使賜姓名曰趙



懷德其曰懷義為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年三德懷及所降

契丹夏國回鶻公主入見各賜冠服徽宗命輔臣呼與語

問何以招致溪巴温對曰譬如乳牛繫其子即母須來繫

其母即子須來俟至岷州當遣人往諭使之歸漢遂與瞎

征俱還湟州溪賒羅撒謀襲殺懷德懷德奔河南瞎征不

自安求內詔徙居鄧州崇寧元年卒王厚復湟鄯懷德至

京師拜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趙思忠即瞎種之子

木征也瞎斃死木征不能立自青唐族酋迎之居洮州欲

立以復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羗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

河州後徙安江城董毡欲羈屬之不能有也母弟瞎吳叱

別居銀川嘉祐中河州刺史王韶經畧熙河遣使僧智圓往

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族帳萬

數得腹心酋領十餘人又禽其妻子皆不殺遂以熙寧七年四月

居洮河二州來降賜以姓名拜榮州團練使皆超拜官以

思忠為秦州鈐轄不蒞事而乞主熙河羗部經畧司以為

不可詔以二州給地五十頃後遷合州防禦使卒







